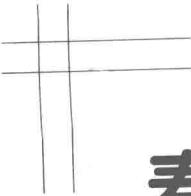


春风拂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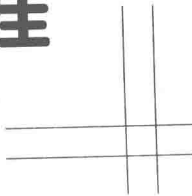
薛奕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春风拂天涯



薛奕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卍 春风拂天涯 卐

薛奕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文化艺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52,000 插页 4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690-7/I·732

定价:18.00 元



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3年5月会见美国费城交响乐访华团团长克卢格而（中立者为作者。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总经理、费团在华接待总领队）



1993年8月作者为第一个去台湾访演的大陆艺术家访问团团长。蒋纬国先生（右二）在台湾世界贸易中心设宴欢迎大陆艺术团。作者（右三）田文仲先生（左一）李玲玉（右一）



大陸藝術家訪問團全體成員和台灣文藝界著名人士在台北記者招待會上（后排左六為作者、左五為台灣凌峰先生）



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於1992年會見日本大型音樂劇《李香蘭》編導淺利茂太和主要演員。李瑞環（左六）、淺利茂太（左五）、日本國駐華大使（左七）、作者（左一）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专程来华观看《李香兰》演出。刘德有副部长（左二）、竹下登（左一）、竹下登夫人（右一）、作者（左三）



日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香兰（大冢淑子）来华时与作者合影



作者在日本大阪观看大型音乐剧《李香兰》后和主要演员合影。作者（右四）、李香兰扮演者野村玲子（右五）、爱莲扮演者后藤田里（右三）、川岛芳子扮演者保坂知寿（右二）



田纪云副总理在墨西哥会见当时在墨访演的云南杂技团演员。田纪云（中排右五）、作者（中排右六）、我国驻墨大使（中排右四）



作者陪同田纪云副总理观看杂技团在墨演出现地



1995年作者任中国京剧团团长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赴澳大利亚访演，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华君铎夫妇和文化参赞毛信礼在大使馆会见。（前排右一作者、右二华君铎、左二刘长瑜、左一大使夫人，后排中立毛信礼参赞）



作者和刘长瑜合摄于
悉尼歌剧院



作者和美国玲玲马戏团
总裁菲尔德（左）副总
裁梯姆合影



作者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梅葆玖（右）宋丽红女
士（中）摄于日本

加拿大埃德蒙顿市市长会见
中国艺术团。埃市市长（右
二）、作者（右三）



在香港欢迎文化部赴港艺术
团大会上接受港姐李珊珊献
花环并合影



郭寄嶠老将军（左）
在台北会见作者





作者摄于英国伦敦塔桥



1997年7月1日晚。作者(左)与刘忠德部长(中)尹志良(港澳台司司长)(右)合摄于香港维多利亚海湾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大厅内

作者简介

长期在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文化部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处长、副总经理，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曾多次率领中国京剧、杂技、芭蕾、歌舞音乐、地方戏剧等艺术团赴南、北美洲、澳洲、亚洲、欧洲等许多国家访问演出，并接受圭亚那总统伯纳姆、总理霍伊特，澳大利亚总督史蒂文森，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苏里南总理等一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接见。一九八四年率中国艺术团在美国洛杉矶参加第23届奥林匹克艺术节，尤布里布主席会见全团，并称誉“中国艺术团是艺术节上的明珠，如果颁奖，第一个金牌是中国”。一九九二年海峡两岸分隔四十三年后，任第一个去台湾访问演出艺术团团长，蒋纬国先生于抵达当晚宴请全团。后同台湾各界进行广泛接触，给宝岛同胞带去精美的艺术和血浓于水的情谊。在国内亦接待过世界上许多著名艺术团体和著名艺术家在各地演出，并陪同一些艺术团领导接受国家主席江泽民、政协主席李瑞环等接见，艺术家们都带着美好的记忆离开中国。

长期从事表演艺术的研究，曾在国内外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上百篇散文、通讯、艺术评论等文章，书中《化解》文在人民日报“海外见闻征文”，《你依我依》在人民日报和统一论坛联合“海峡情征文”中都获奖。出版著作有《跨越海洋的天桥》、《春风拂天涯》。

现任中华文化联谊会副会长、巨龙文化公司总经理。

序

刘德有

我常常把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比作在两国人民心灵中间架起的一座桥梁，我衷心希望在这座桥梁上来往的人越来越多。

我还常常把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比作春风吹拂过后百花园中盛开的鲜花，我衷心祝愿那满园的鲜花色彩斑斓，富有生机，充满希望。

不消说，任何美丽的鲜花，都需要人们不断地浇灌和耐心地培育，只有这样，那鲜花才永远开不败，而且会越来越绚丽多彩。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人来说，我不仅希望鲜花妩媚多姿，更希望看到它不断结出硕果。

也许是巧合，当我知道薛奕明同志继《跨越海洋的天桥》之后，他的新作《春风拂天涯》要付梓问世时，真是感到格外的高兴，因为那前后两本书的书名跟我上面的想法是何等的吻合和相似。

我同薛奕明同志相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从原来的出版新闻单位调到文化部工作，具体分管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那时，薛奕明同志在文化部系统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从事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工作，已有多年的。

据我所知，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早在新中国诞生初期就已成立，

后来，作为文化部的对外艺术表演交流事业的承办单位，在改革开放前，为发展我国和世界各国政府间和民间的表演艺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积极开辟有偿演出和商业性演出的渠道，使我国对外艺术表演方面的交流出现了官、民、“商”并举的可喜局面。我经常想，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国对外表演艺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有时它还是一个“晴雨表”。表演艺术方面的交流，同我国整个对外文化交流一样，既有“进”，又有“出”。最近几年，薛奕明同志和他的同事们接待了很多国外的艺术表演团体到我国来访问演出，其中不乏国际上著名的团组和艺术家。像本书收录的《中美文化交流的盛举——记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大型音乐剧〈李香兰〉在中国》等文章所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情况。这是属于“进”的一面。说到“出”，薛奕明同志许多年来，经常率我国艺术表演团体到国外访问演出。他去的国家很多。这一点，在他的第一本书《跨越海洋的天桥》里已有充分的反映。但是，那以后的情况，例如京剧团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中国杂技艺术在英伦三岛和哥伦比亚大受欢迎的盛况等，他都在新著《春风拂天涯》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薛奕明同志率团到国外访问演出，带去的不仅是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而且还有中国人民对各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由于薛奕明同志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热爱，同时又有责任感，他总是想挤出时间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我亲眼目睹祖国艺术在世界各国舞台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使国外观众如痴如醉，为之倾倒，就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因而激起一种写作的愿望。我要把那些感人的场面介绍出来，让国内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受欢迎的情况，并转达那些出访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艺术家的友好情谊。”

我读了《春风拂天涯》一书中收录的这类文章，感到每一篇都是一个亲身经历者写下的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当然，一个人所经历的事物毕竟有限，它不可能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全部。但能把这些记录留下来，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我认为这一类文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把它们当作游记来读。薛奕明同志每到一个国家和地方，差不多都要接触那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情习俗，还要参观访问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设施、城市建筑和名胜古迹。他能把所见所闻，用生动的笔触，加以描绘，既写观感，又抒发胸臆，因而不仅引人入胜，而且使人感到好像身临其境。我读了《哥伦比亚散记》，使我不能不浸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1982年11月，我曾随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过这个热情好客的美丽国家。当时我们访问的地方，有许多正是《哥伦比亚散记》中提到的，所以感到格外亲切，以致于产生了“旧地重游”的感觉。

《春风拂天涯》，就其内涵来讲，比前一本《跨越海洋的天桥》又深了一个层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新著中有几篇文章是专门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这一问题的。如《表演艺术交流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表演艺术国际交流工作的设想和愿望》、《为更多艺术家走向世界艺术舞台服务》等就属于这一类。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出薛奕明同志在工作中，有观察，有思考，有主张。无论做什么工作，能够把实践上升到理性的认识，然后再去指导实践，并检验自己的理性认识是否正确，这是很重要的。现在，薛奕明同志已经退出一线，但仍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想，他的这些思考将有助于他今后开展的活动。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形势。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处在一个更大规模地面向世界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这就是说，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交流担负着其他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把中华民

族优秀的文化艺术包括表演艺术,努力介绍到世界各国去,扩大其影响,充分发挥它在对外开放中的特殊作用,使它为我国外交总任务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以便创造有利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通过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我们还可以引进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关于本书我想再谈一点。如果说8年前出版的《跨越海洋的天桥》着重写的是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新著《春风拂天涯》则不同于前一本,它还增加了同我国台湾省开展文化交流的内容。由于人们都知道的原因,两岸的往来隔绝了四十多年。自从两岸关系缓和以来,开始一个时期仅有极少数艺术家以个人探亲等形式有过少量的往来。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团由祖国大陆到台湾去访问演出,是从1992年8月开始的。薛奕明同志担任了这次访台的艺术团团团长。他们在台湾的访问演出是成功的,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从过去的隔绝到现今的相互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变化,而且这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心的。我注意到本书除了《首抵台湾的大陆艺术团》一文外,还收录了《在台北会见郭寄峤老将军》一文。郭寄峤将军是薛奕明同志夫人、北京人艺一级演员郭莘华同志的叔父。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他曾于1938年4月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如今通过两岸的文化交流,使叔侄有了会面的机会,彼此怎能不感慨万端?读了这篇文章,使人深感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任何人都绝对不能把我们分离开。

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不可能因为海峡两岸隔离四十多年就减弱其生命力,两岸同胞的亲情,并没有因为相隔数十

年而变得淡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共同的语言,祖先培育的文化之根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自从关系缓和以来,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尽管有时遇到某些干扰,但总的来说,交流频繁,交流的渠道和方式迅速增加,领域也不断扩大。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我衷心希望两岸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与其他各界同胞一道,积极投入两岸文化交流的行列,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上面一段话讲了两岸文化交流,现在回过头来再说一说对外文化交流,这篇序言也该搁笔了。当我提笔为《春风拂天涯》作序时,正是1997年的春天。人类再过3年将进入21世纪。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正激励我们迈向新世纪。在跨世纪的征途中,开拓进取,创造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更加辉煌业绩的光荣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双肩。正当此时,《春风拂天涯》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我认为是切合时宜的,也是值得庆贺的。

时值香港回归倒计时100天

写于北京南露园寓所